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四四

增補文獻備考

卷四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水東日記摘抄一

葉盛

冬至正旦節早禮部鴻臚寺及科道導駕等官最

先入左掖門至中左門立候天將明趨進

華蓋殿前穿廊禮部尚書祭祀復命行禮訖導

駕陞奉天殿受朝嘗記毘陵胡公奏尚

書尚音其末云行禮畢請上位看馬兩言大聲

直說不類奏事也

晦庵與劉清之書云小學近畧脩改又別爲題詞韻

語庶便童習又一書云見此脩改益以古今故事
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開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
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畧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
篇凡定著六篇云嘗竊以爲所謂首篇者卽今所
題數語所謂末卷下篇卽今外篇嘉言善行二篇
是已今觀北京國子監小學書板元至正十三年
重刻元統癸酉燕山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誠監丞
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題識其晦庵所題乃在卷末
目曰朱文公題小學書後而題辭則在卷端是矣
吳思庵集解則曰小學書題置之題辭之前意者

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編次倫序不能精當恐亦未
可憑也不知思庵當時曾見此本否

王忠毅公爲京尹時公退卽坐後堂召鼓手打得勝
鼓以爲樂鼓失節者有罰後公卒以軍旅樹功名
豈亦昔人喜聞擊鼓用兵之詩者耶

已巳之變徐元王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
趨問計以南遷對英怫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
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爲太監興安所鄙二事
似皆未爲得也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亂巡按御史汪澄將至延

平聞賊勢已熾卽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
被圍海躬撫諭之賊且降海以實聞而澄忌之
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
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爲澄畏避且忌嫉當
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
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舉巡視兩浙鹽法
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
當劾盛謂廷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
其出巡後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奏承
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爲士論所短因奏逮

治之廷舉尋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
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無
善舉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還之命下總

數日計其還必再餘月也一日午後偶暇爲草疏
適書人又皆具旣成視日尚未莫遂封進少頃

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楷

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添易原疏首
尾而廷論之楷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
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事適相類因併記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

求事變後文價頗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
然此莫可曉也嘗記一日過錢原溥翰檢第強予
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約張士謙先生
來一相者繼亦來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
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先生大笑而卻之曰吾未樂
中爲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嚮壯有志文翰
晝夜爲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
人來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輓帕向非吾弟貿易
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耶由此觀之當時潤筆亦
薄已

己巳七月十五日六師明日在行六科議兵刑二科
文書多獨用二人兵科都給事中姚銑其次則盛
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輝其次卽季聰皆治裝矣
未申間忽禮科約具奏乞點差蓋章瑾憚行
聞都察院尚寶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舉
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鮑因得盡節
瑾竟以此得罪謫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榮辱固
自有定私智小數之人乃欲以區區心力勝之不
亦愚乎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殿下駕御午門左門

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當別有處
衆心鬱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膝前免冠有

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 有 旨急籍王振等

家然叫號不辨人聲不能皆聽聞惟儀公長號膝
行而前去袍服纏咫尺忽王給事中竑衆中起摔
馬順至 前曰姦臣黨在是於是 駕起門掩一

闕間足履之下厥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軍
衛官候 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
頃校尉摔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
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爲而惟聞

此言以爲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門禁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於軍衛而殺兩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屍血漬磚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畱與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

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内外事一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划龍船朝下卽事射魚酣笑爲樂或日晏始休柰何予因有午朝之請奏旣入卽時內批下刻日受朝頗聞此事蓋太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

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語多不記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勣以老疾令致仕當除
先是王檢討資謂盛言寺丞馮必政者妖婦焦奉
真之姪輕佻矯妄士論恥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
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以爲太常清職重任
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
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宮臣張文爲南
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
職爲民 詔從之焦奉真事大類宋于尼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

日家置一冊題名蒲幅已巳之變此禮頓廢景泰
二年冬至節禮部請朝賀上皇於東上門
詔免賀舊凡遇節鴻臚尚寶中書六科直廬相
接者朝下卽交相稱賀是日予親見鴻臚佐貳邀
大興楊公偕忝賀公曰太上爺爺不得一見尚
誰賀耶聞京都賀禮至今寥寥不復昔比

三千營總兵都督張軌楊俊爲都指揮王琦奏龍

旗寶纛事予與季聰謀議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

釋上怒一章以正事體各科有言上所怒罪

人欲營救之非私而何事壞則我當有辭我等不

預知也季聰導之曰流俗佛語不有荷擔如來乎
從王琦則於濃制有違不從王琦則得罪君父軌
等處此亦難矣有司以 上付之言官旣不言言
官而又不言軌等其何辜俄而得報衆皆稱快其
正事體一章且畱中於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簡質悉出 聖
製非詞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傳刻 賜劉伯溫
書誥等文及嘗見 賜孔祭酒書真蹟皆是也然
多不在集中則知寶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
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曉耳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
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
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
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盛 奏選 京師官舍家人操習以備非常及乞榜

禁論流言事見奏草當時有宥密大臣讒盛於中
者曰此事因給事中有子與官舍鬪鷄鶉不勝被
辱懷忿而有此 奏時盛有子僅再周歲亦在元
籍乃知古人無兄盜嫂之謗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 奏虜酋請遣使

迎復當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

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管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

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謂吏部王公

首對云云大意以爲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王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我爲之

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爲大位已定

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紆邊急耳辭暢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退群臣旣出

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爾等固欲

答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

衆未有答王公面發頽大言曰大人豈可爲此言
今日群臣皆在此皆 朝廷人一唯 朝廷用孰
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辭色愈厲興安
爲之語塞旣而陞禮部侍郎李實等爲正副使以
行 勅書旣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
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第奉 黃紙幹事他
何與焉興安雖短於才溺於僧佛 信二三故舊
大臣然肱廉守人不易于以私惟於迎復則深可
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雲間沈簡庵先生草聖擅一時真行